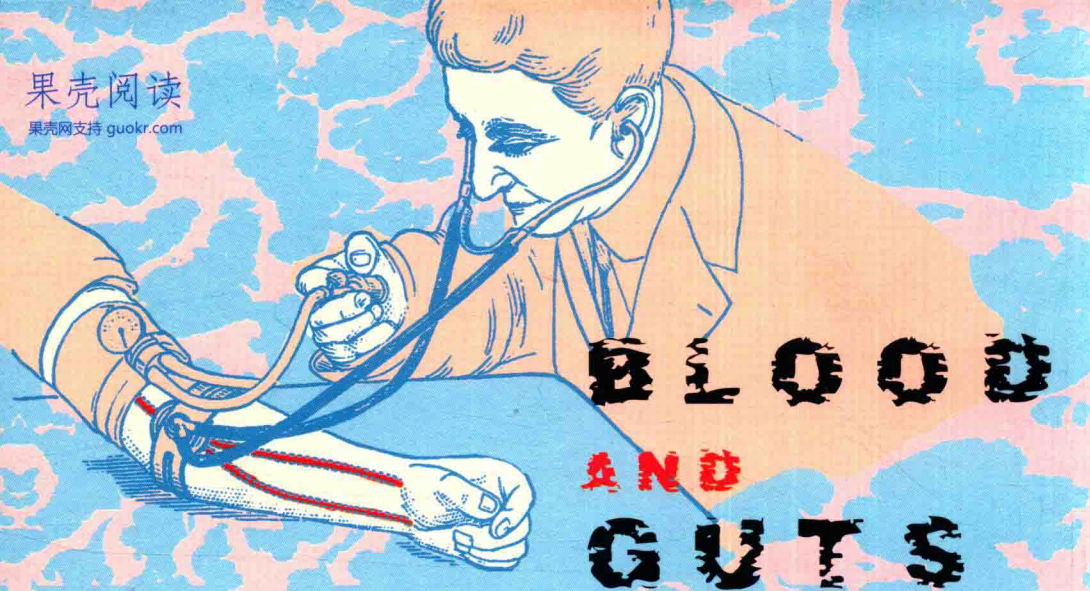


果壳阅读

果壳网支持 guokr.com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极简医学史

[英] 罗伊·波特 著 王道还 译
Roy Porter

清华大学出版社



BLOOD

AND

GUT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极简医学史

[英] 罗伊·波特 著 王道还 译
Roy Porter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Blood and Gut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Copyright © by the Estate of Roy Porter, 2002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ISBN: 978-0-141-01064-9

First published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Penguin Book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Guo Yu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03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简医学史 / (英) 波特 (Porter, R.) 著; 王道还译.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书名原文: Blood and Gut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ISBN 978-7-302-42526-7

I. ①极… II. ①波… ②王… III. ①医学史 - 世界 IV. ①R-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2788号

责任编辑: 袁 琦

封面设计: 赵 瑾

责任校对: 王淑云

责任印制: 宋 林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 × 210mm 印 张: 6.5 字 数: 12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献给纳特苏，你是一切的解药

导读

罗伊·波特：历史学家与老师

李尚仁

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大概是英语世界这二十多年来知名度最高的医学史学者。他的声名除了来自几本提出重大历史创见而深受学术界推崇的著作之外，也因为他发愿为一般读者写作，长期投入历史研究的普及推广工作。这本《极简医学史》以及2005年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疯狂简史》（*Madness: A Brief History*），就是他晚年在这方面持续努力的部分成果。

1994年我前往伦敦大学攻读医学史学位，除了研修硕士课程外，还旁听几门大学部课程，其中包括罗伊讲授的“医患关系史”。罗伊的课在所内总是大受欢迎，修课同学以医科学生居多。每年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分，他向来是所内老师第一名。他讲课擅长以有趣甚至匪夷所思的轶事来引发学生兴趣，然后通过分析这些故事的历史脉络带入课程主题。例如，18世纪欧洲医界掀起一股反手淫运动，许多书籍与小册子都严厉警告手淫对身体的各种重大危害。罗伊讲授这段西方医学史的著名插曲时，以当时英国一个丑闻案例开场：有位学校教师最大的嗜好就是在星期天下午，和另一位朋友带着反手淫书籍手册到当地教堂墓园，趁着四下无人，坐在墓碑上一边大声朗诵一边手淫。罗伊借这个例子告诉学生，不要不假思索地相信任何出版品的内

容能反映社会的普遍心态与实况。倡导反手淫的书籍，由于对手淫有绘影绘形的描述，有时甚至引起某些人把它们当作色情书刊来阅读的兴（性）趣。罗伊进而通过这个例子来讨论书籍与读者、医生意见和患者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初到英国时，对自己的英文口语表达能力尚乏自信，在课堂上没能和罗伊有任何互动、对话。第一次有机会和他聊天，是在我的指导教授劳伦斯（Christopher Lawrence）家中举行的圣诞派对上。罗伊告诉我他很高兴我去旁听他的课，我提到打算研究英国热带医学史，还说最近读的法国史学家德拉波特（François Delaporte）写的《黄热病史》（*The History of Yellow Fever*）很精彩。罗伊则建议我读美国史学家科尔曼（William Coleman）所写的《北方的黄热病》（*Yellow Fever in the North*）。虽然他没有批评德拉波特的书，但从他的口气隐约可以感受到，他欣赏的是科尔曼详细的历史叙述和步步为营的历史讨论，而对德拉波特好借个别史事做哲学断言的风格有所保留。当然，我也知道德拉波特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学生，而罗伊向来不喜福柯的史学风格。

罗伊毕业于剑桥大学，随后在母校担任研究员。1977年，他出版了博士论文改写的《地质学的形成》（*The Making of Geology*），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部扎实的社会史著作，研究英国早期地质学家的出身、他们的研究活动以及这两个因素在地质学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1979年，罗伊由剑桥转往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惠康医学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主题从地质学史移转到医学史，尤其是医患关系史、疯狂史与精神医学史。他倡议“由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把史学研究焦点从医师转移到患者身上。在疯狂史领域，罗伊最著名的论点发表在《心囚》（*Mind-Forg'd Manacles*, 1987）一书中。他以扎实的经验研究反驳福柯关于古典时代（约1650—1800年）欧洲普遍出现对疯人的“大监禁”的说法。但他更实质的贡献或许是对18世纪英国精神医学的社会史研究，以及通过患者的一手史料来呈现疯狂的声音。

罗伊以其学术生产力知名。他出身伦敦南部工人阶级家庭，靠奖学金进入剑桥，学生时代就以大量阅读为乐。他暑假通常不回家，就待在剑桥图书馆中阅读藏书。有人付钱请他在剑桥看书，他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好差事！我也听过许多关于他惊人记忆力、专注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的传闻。例如他从美国开完学术会议回来，通常就由机场直奔办公室继续写作。他担任期刊论文审查人，常一天内就会交出审查报告。他常利用周末写书评，上午骑脚踏车把书带到伦敦摄政公园（Regent Park）阅读，下午回来时四五百页已经读完，重点页都折起并写下评注，晚上就完稿寄出了。他每年一两本专著外加多篇论文的写作速度，是现在绝大多数历史学者望尘莫及的。有些人认为他的早逝和这种拼命工作的作风脱不了关系，但罗伊向来乐在阅读写作，从不觉得研究工作是负担。我后来知道他的家族有心脏病的历史，而且他每年都做健康检查，却没查出他的冠状动脉已有阻塞。

若说有哪种学术工作曾让罗伊疲倦的话，那就是学术行政工作。他退休前一年正值惠康医学史研究所改制，在行政上由直接隶属惠康

基金会改为正式隶属伦敦大学学院。罗伊在此动荡时刻接任中心主任，期间他尽心尽力咨询中心每个成员的意见，甚至像我这种一两年后就会离开的博士后研究员，他也请吃午餐，一对一讨论中心的发展事宜。不过主管职位真的不适合罗伊，我还记得那段时间经常在下半看到他的倦容。退休前他接受访问，表示他一向热爱学术研究，多年来从不倦烦，但近年英国学术界的行政和评审事务日益沉重烦琐，他发现他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出席委员会接受评审或评审别人，真正做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决定干脆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

罗伊退休后的写作数量仍远超过绝大多数史学研究者，并更加投入历史普及事业。我有一位老师曾说：罗伊为一般读者写作的兴致，远高于专为几十个聪明的同行专家而写。罗伊虽以医学史家的身份知名，研究兴趣却不止于此。我的英国老师劳伦斯强调，医学史与科技史学者一定要对通史（**general history**）下工夫，才能真正做出好的研究。罗伊则更进一步。他在医学史“本业”之外，通史的研究写作也没中辍，举凡启蒙运动、伦敦社会史、18世纪英国语言与社会等主题都有专门著作。退休后他打算全心投入通史的研究，研究领域也有朝思想史前进的态势。可惜天不假年，罗伊学术事业的新阶段根本来不及开展。这不只是史学界的遗憾，更是广大读者的损失。

李尚仁，台湾大学毕业的牙医师，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科学史科技史与医学史中心博士，现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著有《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2012）。

致 谢

本书源自我在惠康研究所¹教了许多年的课。我在2001年9月退休，其中一部分书稿完成于退休之前。我想感谢惠康研究所许多员工多年来给予我的大量协助，特别是我的秘书傅莉达·豪瑟（Frieda Houser）、黎贝卡·贝克（Rebecca Baker）、艾玛·福特（Emma Ford），以及总务艾伦·希尔（Alan Shiel），是他们促成了本书。此外，本书插图也是因艾伦与研究所主任哈尔·库克（Hal Cook）的慷慨支持，才得以收入书中。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学生。我在研究所教了二十年书，学生让我享受教书的乐趣，他们的批评、回馈协助我发展自己的想法。我期望未来的学生发现这本书读起来令人兴致高昂，像我教过的学生一样。

衷心感激哈尔·库克与我的妻子纳特苏·哈图瑞（Natsu Hattori）审阅本书书稿，他们一如既往，直言不讳，也提出了精明的建议。书稿打印过许多次，是这几位的功绩：劳伦·毕吉（Laurent Busy）、卡罗琳·库尔特（Caroline Coulter）、黛柏拉·丝卡兰（Debra Scallan），以及永不倦怠的席拉·劳勒（Sheila Lawler）。感谢杰德·劳勒（Jed Lawler）一再拯救我这个计算机白痴。

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文德（Simon Winder）对本书极感兴趣，一直让我欣喜。贝拉·昆亚（Bela Cunha）是极为优秀的编辑，简·亨德森（Jane Henderson）以她一贯的敏锐编成了本书索引。

1 公元2000年10月，改组为伦敦大学学院惠康医学史中心。——译者注，后同。

医学有三要素：疾病、患者、医师。医师是医学的仆从。患者必须与医师合作，对抗疾病。

——希波克拉底，《流行病》

医生，你医治自己罢。

——《新约·路加福音》4:23²

2 《新约·马太福音》27:42：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序

本书探讨人、疾病、健康照护之间的历史互动，将它们放在当时的社会与信仰脉络中观察。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讨论西方医学——它是世上唯一成功全球化的医学传统。我想强调的，是西方医学的古今之变，而不是它的一脉相传，至于题材，则尽可能应有尽有，包括疾病（第一章）；各种治疗疾病的人（第二章）；对身体的研究（第三章）；发源于实验室的现代生物医学与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型（第四章）；治疗疾病的手段，特别是科学医学（第五章）；外科医学（第六章）；医院——关键的医疗机构（第七章）；最后一章（第八章）则评估现代医学的社会－政治影响。

我对有血有肉的个人，着墨不多，例如个人的生病经验，以及生病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但是患者的反应，例如患者对生病的反应、对因生病而失能的反应、面对死亡威胁的反应，是我在写作时念兹在兹的潜台词。对疾病担惊受怕（无论是潜在的威胁还是实质的威胁），急、慢性病导致的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也最可怕的经验。人类为应付病痛与死亡，理性与感性、个人与群体都动员了，宗教与哲学因而萌芽，亦未可知。

每个社会都有许多清规戒律与法门，平时预防疾病，等到疾疫大作，它们又是对抗、处置与认知的工具。“为什么生病的是我而不是他人？”这种疑问苦缠不休，往往教人相信疾病是冲着患者而发作的，是报应，或者有道德意义。因此，有的疾病“坏”，如麻风或梅毒，但是也有“好”的疾病，例如浪漫主义时代的文人往往相信肺结核与天才有关，而痛风则是绅士的符记。疾病也可以解读成上帝的惩罚——这个过时观念在艾滋病问世初期（20世纪80年代初）再度浮现。医学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关于身体的信念（不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病体）居于社会价值系统的核心，因而是“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核心。

本书焦点是医学史，无法深究这些疾病的个人诠释与“体”验，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书末“进阶书目”的有关文献。不过，对疾病与医师的焦虑是普遍现象。任何叙述受苦与解除苦难的故事，都该将这些恐惧编织进去，而不该将它们当作不重要的素材，因为自我是身/心连续体，而疾病部分源自“心因”（psychosomatic）。本书诉说的是疾病与医学的故事，字里行间却是患者与濒死者的苦难。

目 录

导读 (李尚仁)	V
致谢	IX
序	XIII
第一章 疾病	001
第二章 医师	022
第三章 身体	056
第四章 实验室	080
第五章 治疗	107
第六章 外科医学	119
第七章 医院	149
第八章 医学与现代社会	168
进阶书目	187
译后记	190

第一章 疾 病

我一看，看见一匹灰色的马，死神骑在马上，阴间紧跟着他。他们得了权，地上四分之一都归他们管，要用战争、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杀人。

《新约·启示录》6:8

人体是医生与疾病的战场。这场战争有开场，有中场，却没有收场；换言之，医学史并不是个简单的故事，并不只是一连串胜利铺成的进步大道。潘多拉的盒子或《旧约·创世记》里人类堕落的故事，都暗示我们：疾疫、疫病与不可避免的天灾不同，大多是人类自作自受。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大疫源自社会，疾病一向是社会产物，过去是，未来也是，与疾病对抗的医学更是。文明不仅滋生精神官能症，也滋生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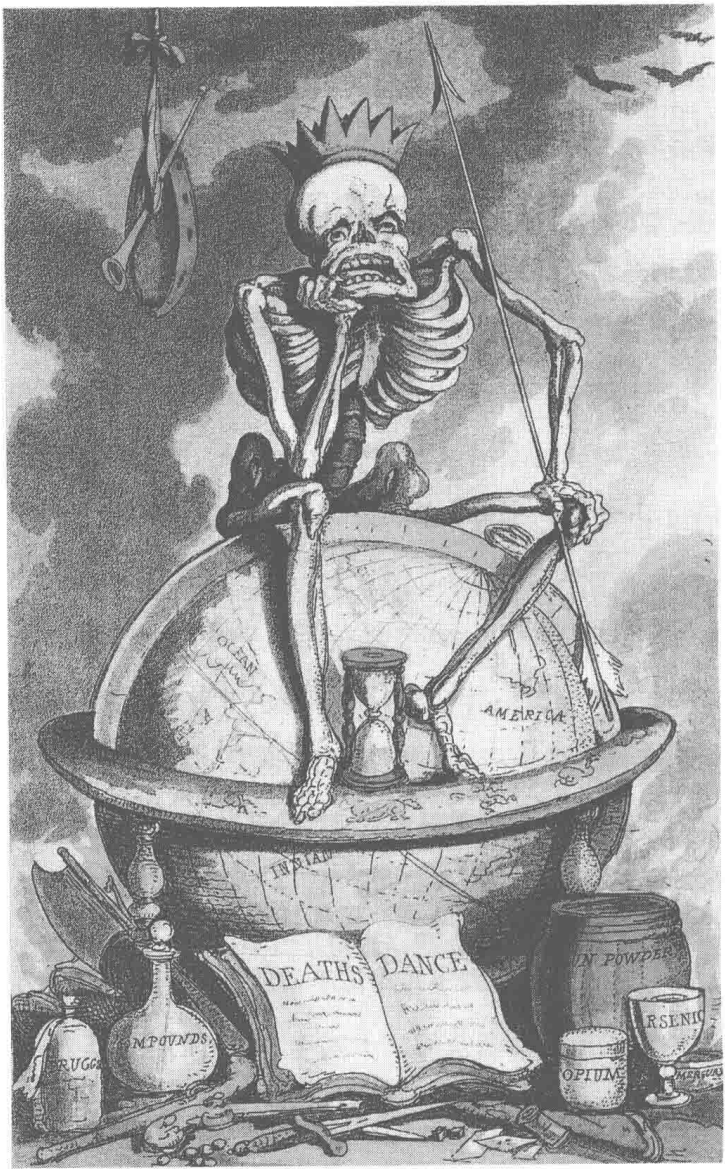


图 1 死神坐在地球上 (1816)
插画家: Thomas Rowlandson (1756—1827)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大约 600 万年以前，第一个猿人，也就是人类的始祖，在非洲出现。他们额头低、颞骨大、脑子与黑猩猩一样大。400 万年之后，以直立体态行走、脑量开始增长的直立人祖先演化出来了。他们使用石器，可能已有生火的技术。180 万年前，这群杂食性的人走出非洲，散布到欧亚大陆上。大约 15 万年前，他们有一支演化成“智人”——我们的直接祖先。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族群，生活在艰苦又危险的环境里，寿命很短。然而，他们却不受大疫侵扰，不像他们的后代子孙，生活在受大疫蹂躏的社会里。他们与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有些类似，生活在小而散居的社群里，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想来他们从来不曾遭遇过传染病（天花、麻疹、流感之类的疾病），因为在密集的人群中，微生物病原才能找到足够的感染对象，或者潜伏，或者造成流行病。散居的狩猎采集族群，也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因此不会污染水源，或遗留大量的污秽物，吸引散播疾病的昆虫。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家畜。在人类历史上，家畜的角色可说一言难尽：家畜是创造文明的基础，但是它们也是传染病的温床，有时造成重大的人命损失。

人类生养众多，以地球为殖民地，自己也成了病原的殖民地。病原包括肠道寄生虫，例如吸虫、绦虫、蛔虫，与寄生昆虫，如跳蚤、虱子；还有微生物，例如细菌、病毒、原生生物，它们的繁殖速率极高，能在宿主体内制造严重病情，好在幸存者的免疫系统因而

捉摸出对付它们的办法，不仅他们自身有了保障，还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线希望。这些微生物敌人与人类陷入了演化竞争，难以自拔。这种竞争的特征是，没有最终的赢家或输家，只有不稳定的共存。

人类发源于非洲，走出非洲后，先在亚洲与南欧的温暖地区生活，然后再向北方迁移。直到 1.2 万年前至 1 万年前，冰河时代（更新世）结束，人类都过着不定居的生活。猎物枯竭后，加上再也没有大片无人地带了，人类迫于人口压力，只好耕作土地。不耕作就完蛋，没有其他办法。

民以食为天，人类以试错法学会利用自然资源，种植自己的食物。他们将野草培育成谷类——小麦、大麦、稻米、玉米等，同时将狗、牛、绵羊、山羊、猪、马驯化，还有鸡、鸭、鹅等家禽。也不过几千年，石器时代的猎人已转变成牧人与农人，有能力支配农牧业不够先进的邻近社群了。人类通过了第一个生存考验。

人类掌握了畜牧与农耕的技术之后，社群中的人口数就能够不断扩增。开荒、收割，以及后续的食物处理，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手，而农牧生产足以供应他们。这些发展最后导致更有组织、更永久性的小区（村庄、城镇、都市），它们有君长、法律、社会阶层，然后还有法庭与官员。在其他行业与职位中，治疗疾病的专家出现了。

虽然农业使人类逃出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生之者众，食之者